

騷中無梅：

一個東亞文化意象的跨境流轉^{*}

鄭 兆 宏^{**}

提 要

眾所皆知《楚辭》不錄梅花，然而直到北宋與南宋之交，宋人才在梅花關注之下不斷題詠，成為所謂「騷中無梅」的詩題，再隨著地域交流傳播至朝鮮、

本文 114.02.10 收稿，114.07.02 審查通過。

^{*} 本文原為廖肇亨先生「日本漢學專題討論」課程之期末報告，曾宣讀於「《中國文學研究》第六十期暨第五屆論文發表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2025 年 5 月 23 日）。本文初稿撰寫得力於廖肇亨先生於課堂上的鼓勵與提點、蘇仁和學長的建議，以及研究室一同討論的陳占揚、賴潤泉、鄭淑榕等諸位學友。又承蒙《中國文學研究》編委會邀請三位匿名審查人及論文發表會討論人吳雨璇學姊不吝賜予寶貴意見，使本文更趨完善，謹此致謝。另感謝臺灣大學提供前往京都大學交換一學年的機會，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親身走遍京都與鎌倉五山，心中感動難以言喻；京大中文研究室的眾學友們對於本文的資料查找與辨識常有啟發，日常學習亦惠我良多，謹此聊表謝意。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DOI:10.29419/SICL.202507_(60).0004

日本等地。首先，本文簡單爬梳日本傳統對於楚騷與梅花的接受，再說明五山禪僧漢詩文的愛梅風尚，呈現其詠梅作品中漢文化、和傳統、禪思想的交織；再者，以宋元作品為主舉例說明「騷中無梅」在中國文化中的流變，注意梅花意象與屈原精神在南宋開始結合，宋人對於《楚辭》不錄梅花一事產生各種反應，元代更成為兒童啟蒙之事，甚至試圖補騷以圓其缺；最後，筆者認為五山禪僧主要透過書籍接觸「騷中無梅」相關詩題，並在受容過程中結合日本文化接受不完美的觀念，呈現欣賞缺憾的變容，甚至提出了「騷中有梅」的討論，《楚辭》不錄梅花更成為江戶時代仍時常提及的主題。本文透過考察同一東亞文化意象在異域的轉變，發現不同時空的人物都能透過自身的理解與體悟，重新回應開放的文化符碼，使得文學意象始終不是孤立的傳統，而鮮活地存在於每一篇重新詮釋的作品中，各個時代、地域都能綻放獨特的生命力。

關鍵詞：《楚辭》、詠梅、文化意象、五山文學、東亞文化交流

No Plum Blossoms in *Chuci*:

The Circu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al Concept in East Asia

Cheng Chao-hung*

Abstract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no plum blossoms appear in *Chuci* (《楚辭》). The appreciation of plum blossoms flourish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absence of plum in *Chuci* was first noted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This cultural concept later circulated across East Asia, including Korea and Japan. By examining this circulation,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 same cultural concept can be transformed across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Firs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lum appreciation in the Chinese poetry (漢詩 kanshi) and prose (漢文 kanbun) of Japanese Gozan (五山) monks, showing how their plum-themed works reflect Song dynasty culture, local traditions, and Zen Buddhist influences. Second, it examines how the idea of “no plum blossoms in *Chuci*” evolved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focusing on works from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t outlines some responses and notes that the idea has been a common sense for children in Yuan dynasty. Finall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ozan monks encountered the concept of “no plum blossoms in *Chuci*”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rough books or personal exchange. In embracing the absence, they incorporated a distinctly Japanese aesthetic of imperfection and subsequently sparked a discussion on “there are plum blossoms in *Chuci*”. While previous studies tended to treat Japanese and Chinese materials separately, this article adopts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to explore cultural exchange and creative interaction throug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hows how Japanese literature not only received but also reinterpreted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revealing distinct aesth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s.

Keywords: *Chuci*, plum blossom poetry, cultural concept, Gozan literature, East Asian cultural exchange

騷中無梅：

一個東亞文化意象的跨境流轉

鄭 兆 宏

一、前言

談及日本楚辭學，學者們或爬梳古代書籍的傳入，或討論近世江戶時代的注本，¹ 或關注於近代的研究，² 古代與近世之間的中世研究則相對較少，彷彿《楚辭》在日本銷聲匿跡數百年，未曾激起一絲波瀾。俞慰慈是少數聚焦於日本中世楚辭學的學者，〈論《楚辭》對日本中世漢文學的影響——以五山文學為中心〉強調五山文學開始出現「以梅代蘭」頌屈原、頌〈離騷〉的趨勢。³ 不過細讀論文所引漢詩，可以發現五山禪僧其實並非「以梅代蘭」，而是感嘆《楚辭》不錄梅花，也就是基於詠梅詩題而書寫「騷中無梅」。回顧前行研究，小林祥次

¹ 竹治貞夫與稻畑耕一郎討論日本楚辭學皆以古代與江戶時代為中心。參考〔日〕竹治貞夫：《楚辭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1年），頁310。〔日〕稻畑耕一郎：〈日本楚辭研究前史述評〉，《江漢論壇》第7期（1986年），頁55-59。

² 徐志嘯《日本楚辭研究論綱》以近代日本楚辭研究者為主要研究對象。徐志嘯：《日本楚辭研究論綱》（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³ 俞慰慈：〈論《楚辭》對日本中世漢文學的影響——以五山文學為中心〉，中國屈原學會編：《中國楚辭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4輯，頁171-191。

郎〈梅史——五山文学——〉最早注意五山禪僧的詠梅詩存在「騷中無梅」相關內容，文中簡要梳理元代「騷中無梅」在中日兩地之間透過書籍交流的可能，並呈現江戶時代延續的脈絡；⁴ 程杰則在《中國梅花審美文化研究》與《梅文學論集》具體說明南宋開始出現「騷中無梅」，並統整宋代文人的各種反應。⁵ 雖然小林祥次郎已經注意到該詩題源於元代韻書，但主要聚焦於五山文學的書籍與江戶時代的餘波；程杰僅就南宋的狀況說明，後代繼承與東亞傳播則較無關注，影響與交流的論述略嫌不足。

因此，本文選擇以東亞文化意象的角度，試圖透過更為開闊的視野說明「騷中無梅」的提出、傳布、轉化。《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一書的導言中，石守謙強調東亞各國存在一些文化共相，在某些有利的情境之下得以形塑出一些清晰可感、能為不同地區人士所共享的「意象」，而「『共相』與『變異』二者共同構成此『意象』不可分割的整體。以『意象』來討論東亞地區內的交流互動特別有利於處理物資之外的『文化』層次流動」。⁶ 也就是說，不只是從「同」的角度關注各地出現的類似意象，強調彼此的繼承或影響關係；更重要的是聚焦於「異」的部分，思索意象的傳播者、媒介，以及交流過程的在地化。以文化意象的視角出發，著眼於東亞地區共同提及騷中無梅的論述，⁷ 更能夠透過同一主題聚焦並討論各地產生的差異，觀察不同文化的受容與變容。

⁴ 〔日〕小林祥次郎：〈梅史——五山文学——〉，《小山工業高等專門学校研究紀要》第32號（2000年），頁213-222。

⁵ 程杰：《中國梅花審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319-320。程杰：《梅文學論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頁49。

⁶ 石守謙：〈由文化意象談「東亞」之形塑〉，收錄於石守謙、廖肇亨主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臺北：允晨文化，2011年），頁7-31。

⁷ 朝鮮文人李退溪（1501-1570）的詩作中同樣出現「騷中無梅」的論述，〈用大成早春見梅韻〉云：「周詩詠梅非真識，不為梅花分皂白。屈原離騷侈眾芳，回味冰霜天下色。」對於《詩經》與《楚辭》忽略梅花的狀況表示感嘆，參考〔韓〕李退溪：《퇴계선생매화시（退溪先生梅花詩）》（서울：교육과학사，2004年），頁128。周建忠亦注意到朝鮮時代的李夏坤（1677-1724）、蔡之洪（1683-1741）等人對於「騷中無梅」也

若將目光聚焦於日本，中世五山禪僧不只將「騷中無梅」用於漢詩文中，更融合自身文化呈現特殊的理解與創造，使得該意象在日本文學中寫作不輟，直至江戶時代都還有相關討論。傳說日本俳聖松尾芭蕉（1644-1694）曾說：「提到忘梅，便會想到那個在汨羅江邊忘卻梅的湘臣。」⁸ 足見「騷中無梅」在日本文化中具備的深刻意義。基於日本中世兩地交流、寫作漢詩文的主要人物為五山禪僧，⁹ 本文討論的範圍將以「五山文學」之漢詩文為主。陳福康《日本漢文學史》對於五山文學的人物、時間有清楚的定義：五山是指官寺、禪刹的中心，五山文學則是以日本五山禪僧為主要創作者的漢文學，活躍時間大致等同於南宋至明代後期。五山漢文學上接王朝漢文學遺風，下啟江戶漢文學新潮，在日本漢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四百年間大致可將鎌倉時代（1192-1333）視為發展時期，南北朝與室町前期（1334-1464）乃繁榮時期，室町後期、戰國與安土桃山時代（1465-1603）則是衰退期。¹⁰

多有回應，見周建忠：〈《楚辭》在韓國的傳播與發展〉，《文學遺產》第6期（2014年），頁123-132。可知「騷中無梅」確實是中日韓建構的東亞地區的共同文化意象，但限於筆者目前學識，關於韓國詠梅文學中的「騷中無梅」論述尚待未來持續發掘。

⁸ 〔日〕江左尚白：《忘梅》（三重：伊賀市圖書館藏，『デジタルミュージアム 秘蔵の国 伊賀』，<https://adeac.jp/iga-city/viewer/mp000630-100010/1-65/>，安永六年[1777]抄本），頁5。傳為松尾芭蕉作序，原文為：「忘梅といふかの湘臣が汨羅の辺に梅を忘れ。」

⁹ 除了五山禪僧之外，尚有其他稱之為「山外詩人」的漢詩文寫作者，但禪僧作為當時較能自由往來日本與中國的特殊人物，更能接觸當時的大陸文明，因此本文以五山文學為主要考察對象。關於五山禪僧之外的漢詩文寫作者，參考〔日〕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東京：角川書店，1984年），頁226-230。

¹⁰ 陳福康：《日本漢文學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年），頁260-261。「五山文學」的時代區分略有不同，如俞慰慈的《五山文学の研究》便將五山文學分為濫觴期（1191-1326）、隆盛期（1327-1425）、衰頹期（1426-1620），但基本上差異不大，本文姑從陳福康之說。〔日〕俞慰慈：《五山文学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頁109。

總而言之，本文首先簡單說明日本對於《楚辭》與梅花的接受，注意十三、十四世紀之交乃是日本受容宋代詠梅傳統的重要時刻，即便八世紀已經於漢詩中歌詠梅花與楚騷，但直至中世的五山禪林才出現「騷中無梅」相關吟詠；再者，回顧中國的詠梅脈絡，發現南宋開始將梅花意象與屈原精神結合，進而產生梅花不入《楚辭》的嘆息，又「騷中無梅」不僅在文人圈內流傳，僧人對此亦多有題詠，後更成為兒童啟蒙之事，可見該詩題的廣泛接受；最後，透過留學僧、渡日僧的活動以及書籍流傳，具體呈現「騷中無梅」可能的傳播過程，強調五山禪僧雖學習宋元文學潮流，仍於受容的過程中形成了在地化的變容，並在江戶時代不斷被歌詠與再造，甚至影響了楚辭學的研究。雖然「騷中無梅」只是記載於韻書的內容之一，但使用或強調《楚辭》不錄梅花以詠梅，其實已經意味著詩歌或文章的作者具備相關知識、讀者亦有一定的理解，故本論文不僅是文化意象的討論，亦能補充日本中世楚辭學的空白、拓展東亞楚辭學的範疇。

二、日本文學中的梅與騷

天平二年(730)春，大伴旅人(665-731)寫下了〈梅花歌卅二首・並序〉：「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珮後之香。」¹¹ 為當時已蔚為風尚的賞梅活動留下紀錄，其中的「令」、「和」二字更是現任天皇年號「令和」的由來；同年某月某日，未留下名字的某人抄寫了「離騷三帙，別十六卷」一段文字，¹² 千年來收藏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而流傳至今，乃日本最早的《楚辭》紀錄。

¹¹ 〔日〕稻岡耕二：《和歌文学大系 2 萬葉集(二)》(東京：明治書院，2002年)，頁 28-29。

¹² 〔日〕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正倉院古文書影印集成七》(東京：八木書店，1992年)，頁 157。

透過八世紀的文字，可見梅花與《楚辭》在東瀛的傳播可謂源遠流長，但其實二者對於日本都是外來的事物。梅花原產於中國，傳播至日本後，奈良時代（710-794）主要基於對唐朝的興趣，開始出現歌詠梅花的詩文；平安時代（794-1185）朝廷貴族的興趣逐漸轉移至本土的和風，除了歌詠梅花也開始關注櫻花；中世（1185-1603）的五山禪僧則在大量學習並創作漢詩的同時受到宋代影響，尤其鍾情於梅。¹³ 日本最早成立的漢詩集《懷風藻》便收錄了最早提及梅花的漢詩，葛野王（669-706）〈春日翫鶯梅〉云：

聊乘休假景，入苑望青陽。素梅開笑靨，嬌鶯弄嬌聲。

對此開懷抱，優足暢愁情。不知老將至，但事酌春觴。¹⁴

此詩前半主要描寫春日美景與其中的梅與鶯，後半則抒懷並對景飲酒。頷聯中梅與鶯的組合是六朝以來的傳統，陳朝江總（519-594）〈梅花落〉云：「梅花密處藏嬌鶯。」¹⁵ 正是例證；頸聯與尾聯則可見模仿王羲之（303-361）〈蘭亭集序〉中「足以暢敘幽情」、「不知老之將至」的文字，¹⁶ 呈現享受美景而暫忘苦痛的心境。詩中明顯可見學習與模仿的痕跡。

綜觀日本漢文學史，中世五山文學對於梅花的喜愛相當引人注目。芳澤元《日本中世社会と禅林文芸》注意到禪僧喜好梅花相關的畫題、畫贊，詩文創作時常大量使用北宋林和靖（967-1028）的典故，甚至室町時代（1336-1573）的

¹³ 整理自〔日〕小林翔次郎：《梅と日本人》（東京：勉誠出版，2008年），頁6、38、115、155-156。

¹⁴ 〔日〕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頁83。

¹⁵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收錄於《景印摛藻堂本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第473冊，卷24，頁238。

¹⁶ 唐・房玄齡：《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2099。

草庵、宅邸門前都會種植梅花並創作詠梅的漢詩或聯歌，¹⁷ 足見當時禪林對於梅花的好尚。聚焦於漢詩文的討論，不論是由宋或元入日的僧人、未留學或留學的禪僧，作品大多存在相當數量的詠梅詩文，對於北宋林逋、¹⁸ 南宋陸游（1125-1210）的詠梅詩多有理解與轉化。¹⁹ 不過五山禪僧喜好梅花具有多種意義，不只回應宋代潮流，更是書寫自身傳統，甚至表現禪學相關的知識。²⁰ 下列分別以由元入日僧清拙正澄（1274-1339）之徒天境靈致（1301-1381）與未留學僧惟中通恕（1349-1429）的作品為例：

天境靈致〈梅溪〉其一

橫斜影瘦月黃昏，野水橋邊雪後村。七百叢中無正派，卻將春色入曹源。

21

惟中通恕〈飛梅寄古畔侍者〉

-
- ¹⁷ 〔日〕芳澤元：《日本中世社会と禅林文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7年），頁41。
- ¹⁸ 黃珣注意到林逋在五山文學中的形象已經成為「逋仙」，禪僧們也可能因為崇尚林逋而更注意梅花。〔日〕黃珣：〈五山の禅僧と「梅」について〉，《同志社国文学》第58期（2003年3月），頁24-33。
- ¹⁹ 李曉田強調五山文學偏愛陸游詠梅詩中關於「化身千億」之語且多有吟詠，背後可能的原因與佛教禪法、北野天神的好尚有關，比較中日兩地的受容差異，足以呈現不同文化的審美心理。李曉田：〈化身千億：陸游詠梅詩在日本五山文學中的經典化〉，《古籍研究》第75期（2022年），頁67-78。
- ²⁰ 入宋求法的日本曹洞宗創始人道元（1200-1253）在其著作《正法眼藏》第五十三卷便題為「梅花」，闡發梅花與禪宗的理論。參考〔日〕道元著，何燕生譯：《正法眼藏》（北京：宗教文化研究所，2003年），頁451-458。
- ²¹ 〔日〕天境靈致：《無規矩・坤》，收錄於〔日〕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年初版，2004年再版），第三卷，頁117。

春風不忘相公家，千里吹梅到海涯。五百年前調鼎意，君今雪裏只看花。

22

天境靈致前二句描寫溪邊的梅花，第一句「橫斜影瘦月黃昏」基本上就是改寫自林逋〈山園小梅〉中「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詩句，²³ 描寫梅花的幽美姿態；後二句則以梅花喻佛法，描寫禪宗六祖惠能（638-713）從五祖弘忍（602-675）門下的七百高僧中脫穎而出，獲得衣鉢與傳法，最終開創禪宗南宗的曹溪禪。²⁴ 足見其對宋代詩歌與禪宗典故的熟悉。惟中通恕的詩則化用了日本平安時代菅原道真（845-903）的「飛梅傳說」，傳說菅原道真從京都被貶謫至九州太宰府時吟唱了一首和歌：「東風吹兮綻馨香，芳菲菲其梅之花，主人不在兮記春光（東風吹かば、にほひおこせよ、梅の花、あるじなしとて、春な忘れそ）。」²⁵ 梅花便從京都連根拔起飛至九州，至今猶存於北野天滿宮。²⁶ 惟中通恕之詩的前二句強調「飛梅」不忘菅原道真，橫越千里飛向貶謫之所，後

²² 〔日〕惟中通恕：《雲壑猿吟》，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73年初版，1992年再版），頁2460。

²³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218。

²⁴ 其師清拙正澄〈梅林〉亦云：「七百叢中第一魁，清香暗渡嶺南來。」五山禪僧常在梅花詩中表現六祖惠能獲得禪法的故事。參考〔日〕小野泰央：〈五山詩文における梅花〉，《群馬高專レビュー》第28期（2009年），頁1-10。

²⁵ 〔日〕橘健二校注：《大鏡》（東京：小學館，1974年初版，1976年第三版），頁92。本文和歌的中文翻譯皆從林文月所創的三行詩體，見林文月：〈我怎麼開始翻譯「源氏物語」〉，收錄於《讀中文系的人》（臺北：洪範書店，1977年初版，1982年三版），頁173-180。

²⁶ 除了「飛梅傳說」外，室町中期突然出現菅原道真渡海成為宋代無準師範（1178-1249）弟子，並獲得傳法證明的傳說，菅原道真也就成為所謂的「渡唐天神」（唐乃中國的代稱）。〔日〕今泉淑夫：〈天神信仰と渡唐天神伝説の成立〉，收錄於今泉淑夫、島尾新編：《禪と天神》（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年），頁1-47。日本文化中，梅花與菅原道真的關係相當緊密，渡唐天神的畫像中，幾乎都會畫出菅原道真手持或飛越空中的梅花枝條。

兩句則使用《尚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²⁷ 的典故，強調五百年前的菅原道真雖然懷有「調鼎」的政治抱負，如今物換星移，只餘雪中之梅尚存。透過上述詩作的簡單分析，足見五山禪僧對於自身梅花傳說與中國文學詠梅傳統的深刻理解。

漢代成書的《楚辭》約在奈良時代傳至日本，王逸的《楚辭章句》於奈良、平安時代都有具體的書目留存或引用，²⁸ 可知《楚辭》在日本流傳甚早；中世雖無具體書目留存，五山禪僧卻創造了許多歌詠屈原的詩歌與騷體之作，可知當時屈賦的廣泛傳播。最早於使用楚騷意象的日本漢詩亦見於《懷風藻》，以藤原麻呂（695-737）的〈過神納言墟〉為例：

君道誰云易，臣義本自難。奉規終不用，歸去遂辭官。

放曠遊嵇竹，沉吟佩楚蘭。天閭若一啓，將得水魚歡。²⁹

此詩主要闡發君臣關係與仕隱抉擇，前半段直接論述，後半段則以歷史事件與文學作品為例。頸聯的「沉吟佩楚蘭」，化用〈漁父〉中屈原「行吟澤畔」的憔悴形象與〈離騷〉裡「纫秋蘭以為佩」的高潔行為，呈現遭君王放逐的臣子堅持自我；尾聯的「天閭若一啓」則顯然改寫自〈離騷〉主人公「吾令帝閭開關兮」準備進入天界，卻遭受「倚閭闔而望予」的失敗，³⁰ 詩人對此題詠並認為：若成功抵達天界，遭君王放逐之臣就能夠重新彌合君臣關係而得「水魚歡」。可見作者對《楚辭》的理解相當深刻，方能將文學典故化用得如此自然。

²⁷ 唐·孔穎達等撰：《尚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63。

²⁸ 《楚辭》書籍的流傳最早為天平二年十六卷本，此後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889-897成書）亦明確記載王逸十六卷本，《和名類聚抄》（931-938成書）亦有對於王逸《楚辭章句》的引用。參考〔日〕竹治貞夫：《楚辭研究》，頁310。〔日〕稻畑耕一郎：〈日本楚辭研究前史述評〉，頁55-59。

²⁹ 〔日〕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頁159。

³⁰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275、6、41。

根據俞慰慈的研究，中世五山文學的漢詩文作者熱衷於模仿楚辭體、化用《楚辭》典故、以詩贊頌屈原及其作品、產生解釋《楚辭》的興趣。³¹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端午主題也值得注意，喜愛《楚辭》的未留學僧夢巖祖應(?-1374)的兩首〈端午〉都提及屈原：

細切菖蒲浮茗椀，時思騷客誦遺經。當年憂國心如醉，信口徒言我獨醒。

32

烟雨梅天風味酸，也逢歌節苦吟魂。雄詞不得擬西漢，只誦遺騷吊屈原。

33

兩首詩皆可見作者透過誦讀《楚辭》以懷念、弔念屈原的過程。第一首的「當年憂國心如醉，信口徒言我獨醒」與第二首的「苦吟魂」的屈原形象，都是源於〈漁父〉中「行吟澤畔」、「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讀清」的文字；³⁴ 可以注意第一首「細切菖蒲浮茗椀」點出端午節的植物裝飾與茶飲，第二首「烟雨梅天風味酸」則道出梅雨時節感知的氣候與飲食，兩首詩展現僧人不只以君臣倫理的寄託理解《楚辭》，而是記錄更加日常性的閱讀心得，開拓屈賦意象的使用。第二首詩的最後甚至呈現屈騷比漢代擬騷更重要的價值判斷，意味著對於騷體作品的反思。

透過《懷風藻》中關於梅花與屈賦的漢詩分析，可見奈良時代的人們便已經吸收並回應中國文學的主題，呈現兩地文學的交流與影響。鹽屋連古麻呂（活動於八世紀前半）〈春日於左僕射長屋王宅宴〉的「卜居傍城闕」、「梅花雪猶

³¹ 俞慰慈：〈論《楚辭》對日本中世漢文學的影響——以五山文學為中心〉，頁 171-191。

³² 〔日〕夢巖祖應：《早霖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頁 807。

³³ 〔日〕夢巖祖應：《早霖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頁 808。

³⁴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275。

寒」，³⁵ 更共同使用騷與梅於一首詩中，二者卻沒有產生任何化學反應。基於前行研究成果與上述說明，八世紀至十四世紀，日本漢詩文的創作者可能既欣賞梅花也閱讀《楚辭》，但二者在詩文中的交會卻需要等到中世「渡來僧」、³⁶ 「留學僧」的時代，³⁷ 五山禪僧透過島嶼與大陸文化的交流汲取了宋代的詠梅傳統，結合楚騷與梅花的「騷中無梅」才正式登場於日本文化中，如未留學僧鐵庵道生（1262-1331）的〈早梅序〉便云：

於名葩萬卉未著陽鞭之時，獨揚清芬於天地間者，必以梅為稱首。〈離騷〉遺而不錄，當時屈平含忠憤吟楚澤，取蘭菝〔菝〕芳草以自況，何不以梅喻己耶？³⁸

首先強調梅花的早發與獨清的特性，再提出屈原行吟澤畔，只取蘭、菝等芳草而不以梅花自比的疑惑。不只表示鐵庵道生對於梅花特性的理解，其中「吟楚澤」乃〈漁父〉中「行吟澤畔」的轉譯，³⁹ 「屈平」為《史記》記載的屈原姓名，⁴⁰ 皆能知禪僧對於屈原相關事蹟相當熟悉。

以上可見日本五山時代開始出現關於「騷中無梅」的題詠，但追本溯源，該詩題其實是北宋轉入南宋之際，宋人被迫遷入梅花產地與楚國故地的南方，

³⁵ 〔日〕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頁 170。

³⁶ 松尾剛次強調十三到十四世紀可謂「渡來僧的世紀」，不只許多中國來的渡來僧，日本僧人前往中國的數量也不少。見〔日〕松尾剛次：《日本中世の禪と律》（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年），頁 123。

³⁷ 鄭清茂注意到：「當時（中世）像《三體詩》以及歐陽修、蘇軾、王安石、朱熹、陸游等不少宋人的集子，大都先後經由留學僧傳到了日本。譬如『五山文學』就與宋詩有密切的關係。」見於鄭清茂：〈中國文人與日本文人〉，鄭清茂著，廖肇亨主編：《中日文學之間：鄭清茂論著集》（新北：聯經出版社，2022 年），頁 100-249，引文見頁 226。

³⁸ 〔日〕鐵庵道生：《鈍鐵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頁 391。

³⁹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275。

⁴⁰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頁 983。

將梅花意象與屈原精神結合而發出的嘆息，宋元間持續發展並透過兩地人物、書籍的交流東傳日本，進而出現在五山禪僧的作品當中。因此下節將回顧宋代的詠梅傳統，說明「騷中無梅」如何在宋人的梅花關注中誕生，以及宋、元文人與僧人出現了何種反應。

三、「騷中無梅」的誕生與延續

自古至今，梅花的意象在中國並不固定。朱曉海〈論鮑照〈梅花落〉〉注意到中古中葉之前的梅花並非唐宋以後正面的文化符碼，強調：「字音漢唐有別，詞義於歷史長河中會改易，人率能言之。然對同一物之觀點今古異趣、同一詞彙及其指涉之對象於使用者心目中之意涵亦非千載合契，似時或見忽。」⁴¹ 雖然古今用字相同，但延伸的聯想與觀點卻可能相異，古人與今人基於梅花產生的感受亦不能一以貫之。正如李心銘對於中國文學中「梅」的意象的梳理：「先秦時期人們關注點從梅實的食用性質到稍微能對於梅樹、梅花抱以欣賞；魏晉南北朝士人藉由梅花感時傷事，梅花成為士人自哀自憐的情感象徵；在唐代文人的精神審美世界裡，梅花擺脫美麗而短暫的柔弱姿態，展現出力抗環境的積極態勢；繼而宋代士人賦予梅花孤高幽獨、抗衡於世俗的人格指標，儼然成了士人思想情感的極致追索、人格品德的終極標杆。」⁴² 從先秦到宋代，梅花意象總是不斷的增添刪減，⁴³ 宋代才逐漸定形並被元、明、清歷代文人繼承。

⁴¹ 朱曉海：〈論鮑照〈梅花落〉〉，《文與哲》第1期（2002年12月），頁419-447。

⁴² 李心銘：《文學史上的一個切片——宋代梅花詩中梅花的形象及其象徵》（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頁11。

⁴³ 顏崑陽則更為簡約地說明梅花在六朝因外在姿態而具備「美人」意象、北宋因林逋梅妻鶴子的事蹟而賦予其「隱士」意象、南宋陸游則基於個人遭遇與時代背景而凸顯其堅貞的「貞士」意象。顏崑陽：〈試論宋詞中的三個梅花意象〉，收錄於顏崑陽：《古典詩文論叢》（臺北：漢光文化，1987年），頁122-135。

程杰注意宋代開始出現「騷中無梅」的反思，認為對於喜愛梅花的宋代文人而言，歌詠楚地眾芳的《楚辭》卻獨缺產於南方的梅花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故南宋詩文中總是對此一再提出疑問。⁴⁴ 筆者認為「騷中無梅」的出現，乃是歷經靖康之變的宋人隱約注意到梅花意象與屈原形象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繫，正如王孝廉所說：「各種不同的花就像各種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人生。」⁴⁵ 梅花在霜雪中盛開的形象適足以象徵堅貞的人格，⁴⁶ 從北宋轉入南宋之際，文人開始大量歌頌梅花這方面的精神，⁴⁷ 並將梅花與屈原結合。首先以陸游(1125-1210)的〈漣漪亭賞梅〉為例：

判為梅花倒玉卮，故山幽夢憶疏籬。寫真妙絕橫窗影，徹骨清寒蘸水枝。

苦節雪中逢漢使，高標澤畔見湘纍。詩成怯為花拈出，萬斛塵襟我自知。

48

冬夜，陸游透過倒映在杯中的梅花回憶過往，描寫梅花「橫窗影」、「蘸水枝」的外型後，作者引用典故強調梅之「苦節」彷彿「漢使」，「高標」則如「湘纍」。

⁴⁴ 程杰則認為宋代出現「騷中無梅」的反思，乃是「出於宋朝詠梅繁榮、梅花地位空前尊崇之現實狀況的反射激發。」見於程杰：《梅文學論集》，頁 49。

⁴⁵ 王孝廉：《花與花神》（北京：學苑出版社，1996 年），頁 3。

⁴⁶ 唐代黃蘗希運禪師(?-850)的詩偈：「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已經透過梅花表現出堅忍的意象，但主要是以其自然物性表現經歷艱辛修行，最終獲得美好收穫的禪悟歷程，並非將花朵類比人格。唐·裴休：《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收錄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第 48 冊，頁 387。

⁴⁷ 關於北宋到南宋的背景，龔鵬程云：「在那南宋天崩地塌的大危局中，詞人藉它（梅花）來吐洩宗社邦國的大情感，不也是極為自然的嗎？……因梅而念及故國江山，或藉梅來象徵國家帝室……」見於龔鵬程：〈國香和兩入青苔——細說梅花詞的起源和流變〉，收錄於龔鵬程：《讀詩隅記》（臺北：華正書局，1987 年），頁 134-145。

⁴⁸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742。

也就是將梅花在雪中堅持的精神相比於蘇武牧羊北海十九年，不同流合汙彷彿行吟澤畔的屈原。歐純純強調陸游透過兩個歷史上以節操名世者的人格情操比喻梅花品格高潔、堅忍不拔的精神，⁴⁹ 可見梅花與屈原的意象確實相似而被用於詩中。史彌寧《友林乙稿》〈讀楚騷〉亦直接將屈原精神與梅花結合：⁵⁰

一蕊青鐙手自挑，霜風木葉下亭臯。篆香銷盡寒灰塌，細嚼梅花味楚騷。

51

史彌寧描寫自己孤獨一人手持「青鐙」，室外「木葉」紛紛隨著「霜風」吹落於水邊平地，暗喻世界環境險惡的時刻仍保有一蕊光明。身旁的篆香隨時間經過而熄滅，香灰崩解則使人感到室外的寒意，困頓的時刻，史彌寧細細咀嚼梅花並藉此體會《楚辭》所要表達的意義：在無比艱苦的現實狀況下仍選擇潔身自愛的堅持。足見梅花與屈原在精神上的相似與結合。方岳（1199-1262）於〈次韻葉宗丞湘梅〉之一也有相似的表現：

雙娥灑泣凝春竹，粉落脂殘不忍妝。開作疏花寄幽獨，雪中仍作楚騷香。

52

⁴⁹ 歐純純：《陸游與楊萬里詠梅詩較析》（臺南：漢風出版社，2006年），頁350-351。

⁵⁰ 史彌寧生平不詳，但為史彌遠（1164-1233）之同宗，二者均為史浩的晚輩，活動年代應當相去不遠。《四庫總目提要》：「（史）彌寧字安卿，鄞縣人。丞相浩之從子也。」見於宋·史彌寧：《友林乙稿·目錄》，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278冊，頁11下。《宋史·列傳》卷四百一十四：「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見於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2415。〈友林乙稿序〉撰寫時間記為乾道癸巳（九年，1173）。見於宋·史彌寧：《友林乙稿》（華陽：高氏蒼茫齋景印，1917年）。

⁵¹ 宋·史彌寧：《友林乙稿》，頁18下。

⁵² 宋·方岳：《秋崖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48冊，卷4，頁10上。

因題名為「湘梅」，故此詩使用了兩個湘水相關的典故，一個是張華《博物志》中「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⁵³ 看到斑竹，彷彿可以想見哭泣的娥皇女英；另一個則是寫作〈湘君〉〈湘夫人〉的屈原，不過方岳卻是將幽獨之梅與屈原精神相互聯繫，強調即便在風雪之中，仍能夠嗅得忠貞不渝如屈子的梅花幽香。

透過陸游、史彌寧、方岳詩作的分析，可見梅花的姿態、滋味、香氣，都能夠使人聯想到屈原的精神。宋代文人閱讀屈賦的同時不只描寫梅花，也常連結歷史典故與日常生活，前者如飲酒，《世說新語》中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⁵⁴ 早在六朝便將《楚辭》與飲酒結合，宋人亦歌詠此典故以表現放蕩或感懷；⁵⁵ 後者如飲茶、焚香的閒情之事，飲茶不同飲酒，表現的是不同於俗的清高，⁵⁶ 焚香則是細細品嘗的靜謐之感。⁵⁷ 雖然宋代文人詩作描寫的日常生活與《楚辭》有關，不過梅花與屈賦透過內在相似的精神呈現更為深遠的意境，二者緊密結合並構築了「騷中無梅」能夠被廣泛提出的條件。⁵⁸ 程杰認為《楚辭》不錄梅花在宋代作為一

⁵³ 晉·張華：《博物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頁93。

⁵⁴ 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頁410。

⁵⁵ 陳遵（?-1127）〈述懷〉：「投閣羞稱揚子易，啜醪愛讀楚人騷。」徐鹿卿（1189-1251）〈送游同年赴增城征官〉其二：「理財只合從周禮，飲酒何妨讀楚騷。」其中戴復古（1167-?）〈詠梅投所知〉：「不將品質分優劣，痛飲花前讀楚騷。」更是將飲酒、梅花、楚騷三點合而為一描寫。收錄於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頁14732、36964、33584。

⁵⁶ 王商翁〈白雲寺〉：「我亦清幽者，煮茶讀楚騷。」姜特立（1125-?）〈喜晴〉：「瀉我竹葉青，烹我翠雲濤。勿與俗士對，且讀楚人騷。」收錄於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頁45339、24175。

⁵⁷ 胡仲弓（活動於十三世紀中期）〈寄趙西巖〉：「彈鋏空歌雲夢句，焚香靜讀楚騷篇。」收錄於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頁39782-39783。

⁵⁸ 宋代可能存在一種反思前代的現象，如李清照詠桂花的詞〈鷓鴣天〉便云：「騷人可煞無情思，何事當年不見收。」便是「騷中無桂」的反省。不過，梅花意象與屈原精

種詠梅話題，強調文人們出現了困惑遺憾、反生妙解、拾遺補闕的不同反應。⁵⁹然而比起歌詠的不同面向，筆者認為南宋至元代題詠「騷中無梅」的變化更值得注意，因此本章跳脫程杰的分類而從南宋的誕生與元代的延續，分別說明此文化符碼在兩代之間的流轉，具體呈現「騷中無梅」的不同風貌。

（一）南宋：誕生與發展

宋室偏安江南後，許多文人便對於「騷中無梅」發出了困惑的提問與遺憾的嘆息，筆者所見時間最早者為曹勛（1096-1174）南渡後所作的〈山居雜詩〉其四十五：

調羹商相業，粉額漢宮妝。寄遠與卻月，六朝用彌彰。

犯寒清而潔，騷經何獨忘。擁卷懷靈均，靈均亦沉湘。⁶⁰

雖然詩題、內容皆無梅花，但首聯使用了《尚書》中「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的典故與《宋書》中壽陽公主梅花妝的傳說，⁶¹ 頷聯則以六朝陸凱與范曄的折梅寄遠故事，⁶² 暗示歌詠的對象乃梅花。頸聯則言梅花在寒冷中保持自己的清潔，類似三閭大夫潔身自愛的精神《楚辭》卻無歌詠，最後尾聯則以讀屈賦、懷屈原

神的結合更緊密也更廣泛。見於清·汪灝等：《廣群芳譜》，收錄於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1冊，頁401。

⁵⁹ 程杰：《中國梅花審美文化研究》，頁319-320。

⁶⁰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頁21204。

⁶¹ 《尚書·說命》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又《宋書》曰：「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華，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粧，後人多效之。」皆見於宋·李昉等：《太平御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569。

⁶²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果部七·梅〉引盛弘之《荊州記》云：「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花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見於宋·李昉等：《太平御覽》，頁570。

作結。可以注意到曹勛對於歷史上的梅花典故相當熟稔，彷彿是歷代詠梅簡述，甚至將梅花與屈原的精神結合，並透過詩作歌詠「騷中無梅」的遺憾。其他文人如羅大經（1226年進士）《鶴林玉露》也先回顧了各個時代歌詠梅花的歷史再提出「騷中無梅」之恨：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楠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本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眾香草而不應遺梅。⁶³

強調最初先秦、漢代詠梅乃注意到梅實，六朝時才開始歌詠梅花，唐代漸多，宋代則「推為群芳之首」，並在深刻的梅花關注下，發現《楚辭》歌頌了大量香花香草卻無梅花，因此感到「恨」。可見宋人相當有意識地回應、思考詠梅的傳統，並對梅花不入楚騷表現遺憾。

除了歷史回顧與感嘆，每個作者面對「騷中無梅」各有不同的接受，轉化哀傷情緒而嘲笑、安慰、抱怨屈原的作品亦不少，以王之望（1104-1171）、辛棄疾（1140-1207）、劉克莊（1187-1269）的七言絕句為例：

王之望〈和錢處和梅花五絕〉其四

鐵心開府不妨狂，賦語清便獨擅唐。堪笑離騷窮逐客，只知蘭蕙有幽香。

辛棄疾〈和傅巖叟梅花二首〉之二

⁶³ 宋·羅大經著，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99。

靈均恨不與同時，欲把幽香贈一枝。堪入離騷文字不，當年何事未相知。

劉克莊〈梅花十絕答石堂二林〉九疊之七

名見商書又見詩，畹蘭難擬況江蘺。靈均苦要群芳聚，卻怪騷中偶見遺。

64

王之望從嗅覺切入，注意到梅花、蘭蕙都有「幽香」，但不識前者只知後者的屈原「堪笑」，苦尋香花草卻忽略梅花；辛棄疾也是將「幽香」作為梅花的特質，希望介紹給屈原並疑惑當時發生何事導致《楚辭》不錄梅花；劉克莊則注意到《書》、《詩》中已有梅的相關記載，試圖聚集眾芳的屈賦卻獨缺梅花實在令人感到「怪」。

綜上所述，可見南宋文人的詩歌與文章對於「騷中無梅」多有討論。尤其可以注意歷史的回顧，曹勛之詩、羅大經之文之中可見詠梅文獻的重新整理，最後在本朝梅花興盛的浪潮之下，疑惑為何《楚辭》不錄梅花。王之望、辛棄疾、劉克莊更是對於歷史上的屈原提出各式問難，呈現多樣的思考模式。

（二）元代：延續與增補

江河變色，朝廷改易，元代政治雖與宋代大異，當時仍存在「騷中無梅」相關詩題的創作與吟詠。如馮子振（1253-1348）與中峯明本（1263-1323）的《梅花百詠》的唱和，感嘆「騷中無梅」之餘更與《楚辭》對話：

馮子振〈咀梅〉

旋摘冰英帶雪冷，清分齒頰不知寒。屈平若諳多風味，未必專心嗜菊蘭。

⁶⁴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頁 21714、30001、36367。

中峯明本〈和咀梅〉

細嚼冰蕤齒頰馨，詩脾冷沁有餘清。靈均可惜不知味，卻向秋風飡落英。

65

馮子振與中峯明本的詩文都是先以兩句「咀梅」的動作開頭，不過前者只言覆霜的花瓣口感「寒」，後者卻是「細嚼」而味其「馨」、感其「清」，似乎可見中峯明本對於梅花既有感官又有心靈的體會；後二句則均是嘆息屈原若知道梅花的滋味，便不會選擇「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⁶⁶ 而是食梅，對於屈原不識梅花美味提出回應。詩人與歷史上的屈原對話，南宋詩文已見相關表現；至於感官，相較於南宋王之望、辛棄疾強調的嗅覺，此處更著重於味覺的感受，可知不同時代的作者具備各異的審美趨向。另外，比較馮子振與中峯明本，前者更關注「騷中無梅」的話題，詩中屢屢提及，反而是後者較無相對應的唱和。⁶⁷ 除了詩，詞中亦可見相關題詠，元代洪希文（1282-1366）〈蝶戀花〉（蠟梅）云：

⁶⁵ 元·馮子振、元·中峯明本：《梅花百詠》，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366冊，頁569-570。

⁶⁶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17。

⁶⁷ 馮子振《梅花百詠》中尚有三首與「騷中無梅」有關。〈評梅〉：「屈子騷經遺不錄，石湖芳譜漫俱收。試憑西掖攀花手，題向百花花上頭。」〈譜梅〉：「蘭蕙紛紛入楚辭，孤芳獨有老逋知。君今採摭增新賦，不負能詩杜拾遺。」〈江梅〉：「若有人兮湘水濱，冷香和月浸黃昏。自憐不入離騷譜，待把芳心弔楚魂。」中峯明本則並未以「騷中無梅」的詩題回應。見元·馮子振、元·中峯明本：《梅花百詠》，頁566-567、568、571。

雪裏江梅標致好，千古詩人，總被橫斜惱。蠟貌梔言愁殺我，道伊曾向孤山過。檢點花房開幾朵，錯引出蜂，釀蜜供殘課。三嘆楚騷無可攷，梅花已不如芳草。⁶⁸

此詞上片主要描寫梅花與文人的關係，下片則多次嘆息《楚辭》沒有嚴加考核，導致未收錄的梅花彷彿不如其他芳草，同樣是對「騷中無梅」的缺憾表達惋惜。明代詩文中也能看到文人對於騷中無梅的詠嘆，⁶⁹ 顯示此詩題的逐漸定型。

不僅如此，宋末元初之時，「騷中無梅」甚至成為一個普遍認知的常識。韋居安（1268年進士）《梅磳詩話》引曾蒼山海棠詩，其詩云：「少陵忘汝渾閒事，更有離騷忘卻梅。」⁷⁰ 強調海棠不入杜詩，⁷¹ 楚騷不錄梅花的缺憾；陳櫟（1252-1334）《事類蒙求》亦引曾蒼山詩，卻更強調「屈原作〈離騷〉取眾芳草，獨不及梅」而聚焦於騷中無梅，⁷² 可見元代承繼南宋以來對於《楚辭》

⁶⁸ 元·洪希文：《續軒渠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259冊，頁6上。

⁶⁹ 呂坤（1536-1618）《去偽齋文集》：「天之生梅久矣，楚騷不見。」明·呂坤：《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藏烏石山房文庫本，1674年），卷6，頁6下。

⁷⁰ 元·韋居安：《梅磳詩話》，收錄於清·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2冊，頁701。「曾蒼山海棠詩云：空谷嫣然笑靨開，春風元自蜀山來。少陵忘汝渾閒事，更有離騷忘卻梅。或謂杜少陵不說海棠，避母名也，故鄭谷詩云：浣花溪上添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離騷經中不曾說梅，事意相近，而蒼山此詩，抑揚儘有意味。」

⁷¹ 最早注意到杜甫曾經入蜀卻無海棠相關歌詠的是晚唐的鄭谷（?-896?），其〈蜀中賞海棠〉云：「濃淡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為發揚。」黃巢之亂時鄭谷亦曾奔至盛產海棠的蜀地，使其聯想到同樣曾居蜀地的杜甫卻未有海棠詩。靖康之變後南渡的宋人，來到栽滿梅花的南方，可能也基於相同的思考方式，對於梅花竟不入《楚辭》產生疑惑。唐·鄭谷著，嚴壽濬、黃明、趙昌平箋注：《鄭谷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41。

⁷² 《永樂大典》卷二千八百八記載元代陳櫟《事類蒙求》：「屈原作〈離騷〉取眾芳草，獨不及梅。楊誠齋〈和梅詩序〉：楚騷遠取江籬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哉？曾蒼

不錄梅花的討論，甚至普遍而為兒童啟蒙之事。⁷³ 在此氛圍之下，元代艾性夫〈世言梅見外於離騷海棠不取於子美未有為解嘲者因作二絕〉之一，便是回應當時流行的杜詩無海棠、騷中無梅花的話題，其詩云：

不受春風半點塵，骨寒花冷雪為群。桂椒不敢攀同傳，正是騷人獨敬君。

74

前二句注意到梅花早發而高潔不汙、不群的特質，後二句則強調《楚辭》無梅，正是因為騷人尊敬梅花，因此不敢將其與桂、椒同傳。基於詩題的「解嘲」與內容，此詩消解了「騷中無梅」的遺憾，反而透過梅花不入《楚辭》強調梅花格調的高貴。

既然作為缺憾的「騷中無梅」已經廣為人知，許多文人除了嘆息與轉化，更是發揮才智，直接創作梅花為主題的騷體作品以補騷之缺，方逢辰（1221-1291）《蛟峯文集》記載：

有客過予，自號梅友，出示一編曰〈梅騷〉，且以不及梅為騷之欠，不入騷為梅之恥，將以補騷缺也。⁷⁵

山詩：少陵忘卻渾閒事，更有離騷忘卻梅。」見楊家駱主編：《永樂大典》（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第21冊，卷2808，頁3上。

⁷³ 明代亦有相關討論，俞弁（1488-1547）《逸老堂詩話》云：「梅花不入楚騷，杜甫不詠海棠，二謝不詠菊花，亦可懊恨。」明·俞弁：《逸老堂詩話》，收錄於陳廣宏、侯榮川編校：《明人詩話要籍彙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092。

⁷⁴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頁44417。

⁷⁵ 宋·方逢辰：《蛟峯文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282冊，卷6，頁15下。

此「自號梅友」的客為了彌補「騷中無梅」之憾恨，因此寫了篇〈梅騷〉之作補其缺。雖然該文不存，但依然可見宋人對於「騷中無梅」的各種反應。現存最早試圖「補騷」的作品乃元代韋珪（約 1338 年前後在世）的《梅花百詠》附錄：

梅花不入楚辭，此古今之通恨也。予觀屈子所作，其中語意有若關於梅者，因述而補其闕。⁷⁶

韋珪的補騷之作便是蒐羅《楚辭》中足以歌詠梅花的文句而成。如開篇之「惟草木之零落兮，哀衆芳之蕪穢。霰雪紛其無垠兮，路幽昧以險隘」，⁷⁷ 便彙集了〈離騷〉與〈九章·涉江〉的文字而成。此外，「補騷」一詞也成為詠梅的慣用語，元代釋善住（1278-約 1330）《谷響集》之〈次韻白提舉〉云：

南歸初下馬，相見白頭新。語笑清於舊，風霜老此身。

一聯落梅句，萬代補騷人。長鄉西湖住，優遊兩季真。⁷⁸

作為一首次韻的作品，本詩其實是回應另一首詩，因此禪師頷聯的「一聯落梅句，萬代補騷人」其實就是稱讚白提舉詩作中關於「落梅」的句子足以「補騷」，雖然「補騷」一詞可能只是禮貌的恭維，但仍可以注意當時人們知曉「騷中無梅」一事，渴望補足《楚辭》遺憾的概念在當時相當流行，方能書於詩中並作為唱和稱讚之用。

總而言之，元代關於騷中無梅的討論更加普遍，甚至成為兒童啟蒙之事；相關的反省也曾多，文人亦回顧杜詩無海棠的相關遺憾，直至明代仍有討論。面對

⁷⁶ 元·韋珪：《梅花百詠》，收錄於清·阮元輯：《宛委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6集，頁35。

⁷⁷ 元·韋珪：《梅花百詠》，頁35。

⁷⁸ 元·釋善住：《谷響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82冊，卷1，頁22上-下。

《楚辭》不錄梅花，部分文人重新編排楚騷以補騷之缺，「補騷」一詞甚至成為可以用來稱讚梅花詩，強調詩歌創作足以彌補遺憾。

(三) 小結

綜上所述，宋人本便欣賞並喜愛歌詠梅花，對此也頗有自知之明。如陳從古（1122-1182）便「蒐羅古今梅花詩八百篇，一一次韻」，整理歷代梅花詩並在自序中強調詠梅「至本朝方盛行」。⁷⁹ 靖康之變後被迫來到南方的人們延續對於梅花的愛好、拓展楚騷的理解，驚訝地發現屈原作品歌詠了大量楚地的香花香草，但獨缺盛產於南方的梅花。因此生發嘆息與回應，甚至試圖圓滿屈賦的缺憾而「補騷」，使得「騷中無梅」的說法逐漸變成一種固定的詩題，元代也多有唱和，甚至錄於兒童啟蒙之書；後世雖有使用該詩題的案例，但根據筆者所見，明清以後逐漸定型而少變化，只是延續著宋元以來的基調。不過，若從東亞文化的視野出發，將目光轉移到日本，便可發現鎌倉時代末期至江戶時代對於「騷中無梅」皆多有討論。筆者認為，日本文化之所以持續論述「騷中無梅」，五山禪僧作為接受的客體與創作的主體，受容宋元文化又結合在地文化形成的變容乃是關鍵之一，因此下節將聚焦於五山文學關於《楚辭》不錄梅花的創作。

⁷⁹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收錄於明·毛晉：《津逮秘書》（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崇禎十一年[1638]刊本），第5集，頁22下。此處筆記為〈程祁陳從古梅花詩〉，先言宋徽宗政和（1111-1118）年間程祁與段子冲唱和梅花詩，再言同年陳從古次韻歷代梅花詩之事，但政和年間陳從古尚未出生，此處記載有誤。即便如此仍表現了宋人對於宋代詠梅甚為風行的理解。

四、五山文學中的「騷中無梅」

透過上章討論，可知宋元文人對於「騷中無梅」多有吟詠。同時代日本五山禪僧們於交流的過程中亦吸收了相關知識，進而在詩歌創作、書畫題跋中討論，跨越時空並使用相同文字與宋元文人一同感嘆。黃俊傑於《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強調：「東亞文化交流史上，任何文化產品（尤其是經典文本）傳播到異邦，必然要經過程度不等的『脈絡性轉向』才能在當地落地生根。」⁸⁰ 雖然「騷中無梅」並非經典文本，但禪僧們題詠的過程中，必然歷經某種在地化的轉向，該詩題方能在日本文化、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本章首先從物質與人物兩方面說明兩地文化交流的基礎，確定「騷中無梅」從中國傳播到日本的可能；再分別透過五山禪僧的受容與變容，具體呈現「騷中無梅」作為東亞文化意象的跨境流轉。

（一）書籍與人物的東亞文化交流

北宋與日本的交流主要是商業往來，南宋開始因為武家政權對於禪宗的喜好，派遣入宋的使者多為禪僧，所到之處也是禪風盛行的江南地區，不僅帶回了禪法，更攜回許多書籍並促進文化交流。⁸¹ 根據木宮泰彥的整理，榮西（1141-1215）於仁安二年（1168）首次入宋時帶回天台宗多部經典，俊芿（1166-1227）更帶回律宗、天台、華嚴相關書籍，以及儒書、雜書、法帖等作品，⁸² 其弟子

⁸⁰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頁19-30。

⁸¹ 余又蓀：《宋元中日關係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2、18。

⁸² 定源〈日僧俊芿與南宋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俊芿與南宋文人士大夫交往的同時，對南宋當時所流行的新儒學也表示出極大的關心。」其所蒐羅的書籍或許也關於當時

聞陽湛海於寬元二年（1244）歸國後也帶回不少經綸，東福寺開山的圓爾辨圓（1202-1280）也於仁治二年（1241）帶回典籍數千卷，其法孫虎關師鍊（1278-1346）更言：「蓋爾師歸來時，將來經籍數千卷，見今普門院書庫，內外之書充棟焉。」⁸³ 木宮泰彥注意到圓爾辨圓帶回的書籍不只佛教相關，似乎還包括僧傳、禪籍、儒書、詩文集、醫書、字帖等，《日本古印刷文化史》收錄〈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錄儒書等目錄〉，其中可見不少文集，如《北磻文集》一部六冊、《東坡長短句》一冊等，⁸⁴ 足見五山禪僧在禪法之外對於文學的喜愛。

雖然根據筆者的調查，其中文集似乎並無「騷中無梅」相關論述，但元代陰時夫於元統二年（1334）出版的韻書《韻府羣玉》可能參考陳櫟的《事類蒙求》而於〈梅〉下有「忘卻梅」一條，⁸⁵ 此書在朝鮮、日本都相當流行，朝鮮有世宗十九年（1437）與宣祖十八年（1585）之前的覆元刊本；日本則有十四世紀末左右覆刻元版的五山版（南北朝刊本），存世數量相當可觀且時有補刻，可見當時《韻府羣玉》一書在禪林之中蔚為潮流。⁸⁶ 此外，另有元代毛直方（約1279年前後在世）編纂，皇慶元年（1312）序，至正甲午（十四年，1354）刊行之《增

流行的文學、詩題。參考〔日〕定源：〈日僧俊祐與南宋文人士大夫的交往〉，《臺大佛學研究》第22期（2011年12月），頁32-57。

⁸³ 〔日〕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352。

⁸⁴ 〔日〕木宮泰彥：《日本古印刷文化史》（東京：富山房，1971年），頁146-161。

⁸⁵ 元·陰時夫：《韻府羣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951冊，頁104。根據《梅磻詩話》，原詩為曾蒼山之作，應為「少陵忘汝渾閒事，更有離騷忘卻梅」，《事類蒙求》、《韻府羣玉》，以及後文談及的《增廣事聯詩學大成》引詩皆同且均誤記為「少陵忘卻」，故三書應有相同來源或承繼關係。元·韋居安：《梅磻詩話》，收錄於清·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第2冊，頁701。

⁸⁶ 〔日〕住吉朋彥著，張曉明譯：〈韻府羣玉解題〉，收錄於劉玉才、〔日〕住吉朋彥主編：《日本五山版漢籍叢刊·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069-2089。更為詳盡的版本討論則見〔日〕住吉朋彥：《中世日本漢学の基礎研究・韻類編》（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

廣事聯詩學大成》，〈海棠〉下亦蒐羅曾蒼山詩之「少陵忘卻渾閑事，更有離騷忘卻梅」一條。⁸⁷ 參考韻書創作漢詩的五山禪僧們，相當有機會閱讀此類韻書，並將「騷中無梅」作為詩題用於詩中。

除了書籍之外，口頭傳授與詩歌唱和的文化層次流動亦可參考。宋元詩歌題詠常談及「騷中無梅」，南宋鄭清之（1176-1251）文集中記載的即席題詠便是一個例證；⁸⁸ 若關注於佛教僧人的身分，不只元代禪師中峯明本唱和的《梅花百詠》與釋善住的次韻之作均提及「騷中無梅」，向前追溯，南宋僧人早已知此典故，周密（1232-1298）《浩然齋雅談》云：

姚鏞，字希聲，號雪篷，紹定間以忤陳子華謫之衡陽。嘗有一聯云：「癡雲蔽嶽行人遠，淫雨摧花白髮生。」……剡僧淵萬壑云：「故里田園拋弟妹，異鄉燈火對妻兒。十年漂泊孤篷雪，誰補梅花入楚辭。」至端平丁酉甫得，自便有詩云……⁸⁹

姚鏞在紹定年間（1228-1233）貶謫至恆陽，作詩一聯並有許多人唱和，最後在端平丁酉（四年，1237）自己重新創作。期間「剡」地（浙江附近）的僧人淵萬壑有詩應答，其詩最後一句便是「誰補梅花入楚辭」的疑問，表示當時「騷中無

⁸⁷ 元·毛直方：《增廣事聯詩學大成》（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藏，慶應義塾大学メディアセンター，<https://dcollections.lib.keio.ac.jp/en/kanseki/110x-132-12-10>，元至正14年鄞江書院刊本），第10冊，卷25，頁13下。此書亦有元代林楨重編重刊之《聯新事備詩學大成》，疑為明初刊本，亦有南北朝覆刊之五山版，皆可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線上閱覽。唯林書對毛書多有修改，其中〈梅花〉下之「少陵忘卻渾閑事，更有離騷忘卻梅」一條亦被刪去不錄。

⁸⁸ 詠梅的聚會中，眾人以「力、織、息、識、色、石、得、墨」的十三職入聲險韻詠梅，表現遊戲語言的場景，其中便有「富矣離騷誇博識，靈均頌橘不及梅」的詩句。見於宋·鄭清之：《安晚堂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平裝〕》（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931冊，卷8，頁1上-9下。

⁸⁹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400冊，卷中，頁11上-下。

梅」的典故在僧人間也相當流行。藍日昌《論宋元五山官寺對禪宗東傳日本的影響》已經注意到南宋僧人大多能詩並與江湖詩派詩人有所交流，而江湖詩派的詩集也有部分流傳到日本而形成類似的詩風，⁹⁰ 不能忽視入宋僧曾聽聞此詩題或獲得相關詩集，並將其帶回日本五山禪寺的可能性。

然而，就筆者目前所見，創作「騷中無梅」相關詩文的禪僧多為未留學僧，僅擔任室町幕府對明朝的外交官策彥周良（1501-1579）曾東渡中土並創作相關詩題。因此相較於書籍，人物間的吟詠與溝通為「騷中無梅」流傳日本的可能性較低，書籍仍是該文化意象於兩地之間交流最為重要的渡船。

（二）五山禪僧的受容

根據上節說明，「騷中無梅」完全有可能透過書籍傳播到日本五山禪林，禪僧們最初也提出了類似宋元以來的種種反應。以喜愛《楚辭》的未留學僧夢巖祖應為例，其詩文集《早霖集》內甚至有四首「楚辭」類作品，相當可見對於屈賦的學習與創作，其〈題紅白梅詩軸後〉云：

探幽奇於月落參橫，騁雄思於繁華晴昊，且刷夫騷壇遭擯棄、國風惟取實之夙恥。⁹¹

⁹⁰ 藍日昌：《論宋元五山官寺對禪宗東傳日本的影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20年），頁286-300。收錄於宋代陳起《江湖小集》中樂雷發（1210-1271）的〈寄蕭太山兄弟〉有自注：「蕭君見予有『梅花且補離騷闕』之句，為之擊節。」可見「騷中無梅」確實作為詩題存在，並以其翻出新意受到追捧。宋·陳起：《江湖小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275冊，卷85，頁6上。

⁹¹ 〔日〕夢巖祖應：《早霖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頁838。

此文背景乃是眾人以詩歌詠一株稀少的「紅白梅」，蒐集眾人之詩於一軸後由夢巖祖應記錄當時吟詠之景。⁹² 禪僧認為與會者日夜努力發想創作的詩歌足以洗刷「騷中無梅」與《詩經》僅言梅實而不言梅花的恥辱。此處回顧先秦文學未將焦點置於梅花的討論，類似羅大經《鶴林玉露》梳理詠梅歷史再表達梅花不受重視的遺憾，不過夢巖祖應則是用以強調禪僧們的詠梅詩皆屬上乘，能夠消解不被《楚辭》收錄的缺憾。

未留學僧虎關師鍊亦是五山禪僧中非常愛梅之人，《濟北集》現存非常多以梅為題的詩作、序文，⁹³ 其中當然也有「騷中無梅」的歌詠，其〈梅〉云：

梅發便看本不辜，吟哦何事費模書？離騷花譜非全籍，要補楚人搜索疎。

94

前二句先言賞花再問為何需要詠花，後二句則似揭曉答案，強調《楚辭》並未收錄所有花卉，因此透過詠梅的詩文，才能夠補足屈原對於眾芳不仔細的收羅。可見虎關師鍊面對「騷中無梅」，期待透過自身創作以「補騷」，類似元代釋善住〈次韻白提舉〉「一聯落梅句，萬代補騷人」，以及夢巖祖應〈題紅白梅詩軸後〉的說法，強調上乘之詠梅詩能夠彌補楚騷的缺憾。不只是詩歌，繪畫也是補騷的方法，未留學僧大照圓熙（?-1398）的〈畫梅〉云：

⁹² 當時南宋在社交場合流行詩軸，文人們在開祝賀會或辭別會時把寫下的詩裝裱成軸，互相贈送。鎌倉時代也很流行詩軸，成為詩僧們的一種社交禮儀。參考李寅生：《論宋元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響》（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141。

⁹³ 學者認為虎關師鍊對於梅花的歌詠乃是因為梅與中國文化的深遠關係，甚至辨析虎關師鍊之詩與宋詩的日常性等關係，強調五山文學與宋代詩壇的關係。〔日〕千坂嶮峰：《五山文學の世界：虎關師鍊と中巖円月を中心に》（東京：白帝社，2002年），頁115-117。

⁹⁴ 〔日〕虎關師鍊：《濟北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頁108。

屈平遺爾吾無遺，省識何堪寫所思。滿面春風無限意，淡將水墨掃蛾眉。

95

前二句提出屈原遺漏但自己不會忘記梅花，細緻地將所思所感帶入畫中；後二句則強調縱使春風帶來的深情無限，繪畫終究只以水墨淡妝點綴，不讓過多的脂粉妨礙梅花本身的美。藉由「騷中無梅」一事，禪僧表現了珍視梅花的情感，屈原遺漏的美好，也將記錄在大照圓熙的畫筆之下重新圓滿。不同於繪畫，未留學僧惟中通恕〈松竹幽齋〉則是觀賞畫作時題詠：

竹影松陰煙一坡，歲寒相約事何如。畫中不見梅華面，勝似騷經恨已多。

96

基於「松竹梅」的知識，僧人觀看繪著許多松竹卻不見梅的畫作，認為歲寒三友的不齊全比起《楚辭》不錄梅花更令人感到憾恨。惟中通恕藉「騷中無梅」強調對於「松竹梅」組合的追求，呈現僧人對於詩題的理解與化用。

除了上述未曾留學中土的詩僧，對明外交僧策彥周良亦有「騷中無梅」相關漢詩創作，其〈束帶天神像〉云：

風流文物絕凡埃，天上靈神地上來。今日離騷千古恨，畫工何事又忘梅。

97

⁹⁵ 〔日〕大照圓熙：《十菊十梅》，收錄於〔日〕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年初版，2004年再版），第三卷，頁574。

⁹⁶ 〔日〕惟中通恕：《雲壑猿吟》，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頁2498。

⁹⁷ 〔日〕策彥周良：《策彥和尚詩集》，收錄於〔日〕塙保己一編，〔日〕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26年初版，1990年訂正三版），第13輯下，頁185。

此詩為菅原道真的畫贊，策彥周良前二句歌詠畫作清新脫俗，北野天神的姿態描摹精妙；後二句則對於畫作內容提出疑問，強調梅花不入《楚辭》已是廣為人知的千古之恨，與梅花關係深刻的菅原道真的畫像中，梅花怎麼能夠又被畫工忘記呢？可以注意到禪師的詩作中融合了和漢兩種文學、文化傳統，同樣充分表現其廣泛的閱讀與靈活的化用。

透過上述詩歌討論，可見五山禪僧對於中國文學中的詠梅歷史相當熟悉，因此能夠對《詩經》僅言梅實、《楚辭》不錄梅花表示感嘆，又接受宋元時代的潮流，以「補騷」強調梅花詩乃上乘之作。另一方面，五山禪僧對於梅畫的相關題詠不少，呈現欣賞梅花別具特色的方式。

（三）五山禪僧的變容

五山禪僧書寫漢文、創作漢詩，即便大多依循著中國文學的傳統脈絡，仍不能忽視禪僧以日語為母語、具備不同文化背景等差異。因此討論五山文學，不能將宋元舶來的文化意象直接套用，更應思考受容之外的變容。以未留學僧希世靈驗（1404-1489）的〈梅〉為例：

梅花標格獨清高，堪笑人間有杏桃。忘卻姓名千古恨，一生手未觸離騷。

98

前二句強調梅花的格調高，杏、桃都無法比擬；後二句則是在屈原忘卻梅花的基礎之上，強調因為《楚辭》不錄梅花的「千古之恨」而一生皆未讀之，呈現對於梅花的珍惜與喜愛。未留學僧萬里集九（1428-1507）《梅花無盡藏》中的詩作

⁹⁸ 〔日〕希世靈驗：《村庵藁》，收錄於〔日〕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年初版，2004年再版），第二卷，頁187。

同樣描寫屈原忘卻梅花，卻轉而呈現其以芙蓉自況的抉擇，〈屏風贊九首·屈原漁父對談〉云：

澤畔吟醒日易頹，瀨漁吟笑和舷來。滄浪未洗騷人癖，強指芙蓉忘卻梅。

99

不同於宋人從無懼險惡環境仍綻放幽香以連結梅花意象與屈原精神，禪師強調三閭大夫於汙垢中潔身自愛的堅持，融合〈漁父〉的情節，將芙蓉出淤泥而不染的意象符應於「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屈原，梅花的貞士形象轉為表現漁父的隱士意涵。強調屈原與漁父對談後，仍選擇像芙蓉一樣在混濁的世間維持自己的清高，而不似梅花一開始就離群而隱，保全自身的潔淨。可見萬里集九不只對於宋元詩題多有吸收與再造，亦熟悉中國文學傳統，充分理解梅花早就存在的隱士意象。

綜合比較希世靈驗、萬里集九二位禪師的作品，可見詩作皆使用《韻府羣玉》中的「忘卻梅」一條、《詩學大成》中「更有離騷忘卻梅」的相關意象，明顯可見韻書對於漢詩創作的影響；進一步細讀，卻又能發現禪師們皆透過自身的才華將「忘卻梅」的意義深化一層，呈現深刻的理解。不過，筆者認為最明顯且特殊的變容則是以「騷中無梅」的不完美為美，呈現關於缺憾的欣賞。

五山文學雖然主要吸收宋元詠梅詩的內容，但接受的同時亦開創自身對於「騷中無梅」的獨特理解：不是宋元以降的困惑、反諷、補騷，而是淡化了遺憾，抱持著一種平淡的心態欣賞缺陷。此種心態背後呈現了日本中世的美的觀念，吉田兼好（1283-1358）的隨筆之作《徒然草》云：「事事莫非如此，整齊劃一

⁹⁹ 〔日〕萬里集九：《梅花無盡藏》，收錄於〔日〕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年初版，2004年再版），第六卷，頁814。

最為俗惡。殘缺者任其殘缺，反而心安有趣。」¹⁰⁰ 承認對於不完美的欣賞，強調未完成更令人回味無窮，具體呈現了中世文學中殘缺美的特質。同時，也不能忽略禪僧的禪宗背景及其呈現的美感，葛兆光認為禪宗對於中國文學與藝術的影響很深，主要是追求超越理性和文字之外的自然意境；¹⁰¹ 至於鈴木大拙，則認為禪宗透過醜與不完美表現完全的感覺，甚至以不均衡、非對稱、匱乏等觀念，形成日本藝術與文化最顯著的特質。¹⁰² 身處如此時代風氣並身兼禪宗修行的五山禪師，文學中自然流露出獨具一格的思維。

當然，並不能說所有禪師都只創作以缺憾為美的「騷中無梅」相關漢詩或只呈現此種變容，而是應該注意五山禪僧面對相同詩題，呈現了何種主流風氣與浪潮，以及不同文化背景所誕生的心靈模式。透過同一詩題的討論，可以注意到禪師們理解甚至欣賞不完美事物的觀念相當深刻。或許元代艾性夫絕句中的「桂椒不敢攀同傳，正是騷人獨敬君」，¹⁰³ 已經透過「騷中無梅」強調梅花的高潔之美，但相對於艾性夫一人所寫的一首詩，許多五山禪僧們不約而同地貶騷揚梅，其背後呈現的正是不同文化注重的特質與傾向。以未留學僧東山崇忍（蒙山智明[1277-1366]弟子）〈梅花（雙行小字注：有野鳥野花）〉為例：

¹⁰⁰ 《徒然草》譯文見於〔日〕吉田兼好著，李永熾譯：《徒然草》（臺北：合志文化，1988年），頁62。原文為：「すべて、何も皆、事のとゝのほりたるは、あしき事なり。し残したるをさて打ち置きたるは、面白く、生き延ぶるわざなり。」見於〔日〕西尾實、安良岡康作：《新訂徒然草》（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頁143。

¹⁰¹ 葛兆光：《中國文化講義（重訂增補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235-237。

¹⁰² 〔日〕鈴木大拙著，林暉鈞譯：《禪與日本文化：探索日本技藝內在形式的源頭》（新北：遠足文化，2018年），頁70-91。

¹⁰³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頁44417。

梅自春風第一功，不輕題品楚騷中。老韓同傳花兼鳥，畫史前身太史公。

104

整首詩乃歌詠梅畫，畫中除了梅花外亦有花鳥。前二句主要詠梅，強調梅花乃是春中第一，因此不輕易被《楚辭》收錄，藉此呈現不同於俗的美；後二句則言「野鳥野花」，認為花鳥皆繪於畫中，猶如老子與韓非寫於《史記》同個列傳中，讚嘆畫師就像司馬遷轉世了解如何搭配。詩意簡單直白，明顯可見以不入楚騷凸顯梅花之美。至於未留學僧景徐周麟（1440-1518）《翰林葫蘆集》則有兩首詩云：

〈讀魯直蠟梅八首〉之八

花有宮黃品愈高，任他名不入離騷。涪皞一見知梅格，未許詩人認杏桃。

〈題梅畫〉

未與群芳入楚騷，春風笑我對揮毫。杜陵淡墨改三字，輕薄桃花氣格高。

105

二詩明顯可見中國文學的影響，如第一首便是讀畢黃庭堅詩作後寫成的漢詩；第二首則是改造杜甫〈絕句漫興九首〉之五的「輕薄桃花逐水流」，¹⁰⁶ 認為此詩的「逐水流」改為「氣格高」，便足以題於梅畫。除此之外，透過「騷中無梅」

¹⁰⁴ 〔日〕東山崇忍：《冷泉集》，收錄於〔日〕塙保己一編，〔日〕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25年初版，1994年訂正三版），第13輯上，頁623。

¹⁰⁵ 〔日〕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頁138、201。

¹⁰⁶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初版，2004年再版），頁789。

強調梅花的美好乃是共同的特色。第一首詩認為梅花的階級夠高，即便名不入楚騷也無妨；第二首詩在面對春風的嘲笑則揮毫作詩，強調梅花以其清高而不與其他香草列入《楚辭》之中。可以發現景徐周麟不再關注於缺陷，而是藉由「騷中無梅」欣賞梅花獨立不群的特質。類似的內容在其他禪僧以詩表現屈賦的閱讀感受或經驗時也常出現，未留學詩僧的月舟壽桂（1460-1533）〈跋屈大夫離騷經〉云：

鳳凰德衰鶚已翔，寫來忠憤入離騷。芳蘭杜若豈同傳，一樹梅花不著高。

107

此詩前二句透過鳳衰、鶚翔的動物意象呈現屈原面對汙濁世界而作〈離騷〉記錄忠憤之情；後二句則強調梅花不與其他眾芳如蘭草、杜若被編入《楚辭》，乃是因為其獨自高潔於其他香草。雖然「騷中無梅」看似是缺憾，對於月舟壽桂而言，不入楚騷的梅花不必與忠憤的屈賦牽連，更能呈現其他香花香草無法觸及的美。未留學詩僧彭叔守仙（1490-1555）〈倚梅花讀楚辭經〉亦云：

讀楚騷時梅漏春，一枝何必恨靈均。倚花始識不言意，皎潔孤芳是我身。

108

此詩先言閱讀《楚辭》的過程中，身旁梅花綻放而捎來春天的消息，再安慰梅花不必恨屈原不錄；然而當倚靠著梅樹之時，詩意一轉，彭叔守仙才了解梅花之所

¹⁰⁷ 〔日〕月舟壽桂：《幻雲詩藁》，收錄於〔日〕塙保己一編，〔日〕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第13輯上，頁185。

¹⁰⁸ 〔日〕彭叔守仙：《猶如昨夢集》，《大本山東福寺塔頭善慧院收藏圖書等画像データベース》（京都：善慧院掃描抄本製成CD電子檔案，2005年），卷上，頁88。不只騷中無梅，彭叔守仙更使用諸如「楚騷梅」、「屈子騷經和靖詩」等騷梅並列的詞句，值得未來持續研究。特別感謝京大中文研究室孫楊洋、武清陽兩位前輩協助識讀。

以不入楚騷也毫無怨言的原因：不必被任何作品收錄，只要擁有「皎潔孤芳」的本質，即便外在存在些許不完備，自身仍是完全且完美。缺憾之中，更加強調了梅花之美。

(四) 小結

「騷中無梅」源於南宋，透過宋、元時代地域間的物質與人物交流得以傳播於東亞各地。從禪僧的身分討論，可以發現使用「騷中無梅」者大多都是未留學僧，在缺乏人物直接交流的情況，閱讀飄洋過海的韻書可說是五山禪僧認識該意象的主要方式。日本五山文學最初僅以詩題理解《楚辭》不錄梅花，常在詠梅詩、題梅畫、讀騷後的歌詠中撰寫，呈現類似宋、元詩作的反應。不過，禪僧不僅是受容的客體，同時也是具備充足創作能量的主體，因此五山文學中既能看到類似宋元文人的嘆息，亦呈現「忘卻梅」相關詩題的轉化，更進一步表達了自身文化中對於孤絕、匱乏的接受，凸顯梅花的高潔。以「騷中無梅」這個東亞文化意象為基礎，不僅能夠觀察兩地之間的交流，更可以藉由實際的文學作品發現各地作者對於相同題材的不同理解，進一步發掘異文化背後形塑的不同思維傾向。

需要注意的是，身處於「騷中無梅」的流行浪潮與愛梅風尚，五山禪僧甚至提出了「騷中有梅」的論辯。遣明僧策彥周良於《蠡測集》中，不只說明了《楚辭》的文學特質、〈離騷〉的名稱由來，也注意到楚騷以眾芳草述懷卻獨忘梅花，更云：「不言梅花，古今詩人多有品題。又或有一義，騷經不言梅乃詩人不識，木蘭即梅花，古不云梅花而云木蘭。」¹⁰⁹ 雖然只是偶一提及的隻言片語，但亦

¹⁰⁹ 〔日〕策彥周良：《蠡測集》，〔日〕宮川一翠子編：《叢林兩部抄・卷下》（筑波：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筑波大学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s://dc.tulips.tsukuba.ac.jp/s/pub_ja/document/rb_10076918581，京都永原屋孫兵衛

可說是日本《楚辭》研究的發端。如果說「騷中無梅」的出現乃「出於宋朝詠梅繁榮、梅花地位空前尊崇之現實狀況的反射激發」，¹¹⁰ 則「騷中有梅」或許就是出於日本中世愛梅之盛的特殊回應。不過關於「騷中有梅」以及騷梅並稱在日本的系譜、流傳關係，則不是本篇論文所要、所能解決的部分，有待筆者於他日另撰專文討論。

五、結語

「騷中無梅」不只是南宋開始出現的詠梅詩題，更是整個東亞交流的文化意象，廖肇亨云：「近代化歷程以前的東亞，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東亞諸國有某種共同的溝通方式（特別是書寫文字為主要方式的『筆談』），有相當類似程度的知識結構，其價值觀念與審美經驗也具有高度的同質性，這種彼此共通的精神圖像與價值追求，或可暫時稱之為『東亞文化意象』。」¹¹¹ 筆者認為「騷中無梅」便是東亞各個地區文人對於梅、騷的一種共同理解，並作為一種文化意象而被普遍使用於漢詩、漢文中。梅花意象與屈原精神可以類比，梅花與《楚辭》都相當重要，導致「騷中無梅」的事實令人難以接受，故文人與僧人屢屢在詩文中嘆息或妙解，甚至創作「補騷」作品以補其缺憾。

基於共同的文化意象，可以從實際作品發現中國文學中的「騷中無梅」逐漸定型，明清以後大體只是延續宋元以來的傳統；反觀日本五山禪林接受並轉化了該意象，結合自身文化形成在地化的變容，使得「騷中無梅」在日本不斷被書

貞享四年[1687]刊本），頁 22，總頁 33。国書データベース另有兩本《蠡測集》，內容大致相同，文字細節略有出入，將於未來研究確認。

¹¹⁰ 程杰：《梅文學論集》，頁 49。

¹¹¹ 廖肇亨：〈中介、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形塑過程蠡探〉，收錄於石守謙、廖肇亨主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2015 年），頁 17-30。

寫、談論。五山禪僧平靜接受並欣賞《楚辭》不錄梅花的不完美，甚至藉此凸顯梅花的獨特，超脫了宋代以來困惑遺憾、反生妙解、拾遺補闕的反應，融合日本文化的底韻進而呈現對於缺憾的理解與安頓，也逐漸確立屈原忘卻梅的形象。「騷中無梅」不只是詩題，更是中世日本僧人理解《楚辭》的姿態，乃《楚辭》接受史的跨地域研究，足以補充我們理解五山禪僧如何知曉、如何學習楚騷的物質與非物質管道。

隨著五山禪僧們對於「騷中無梅」的吟詠持續增多，室町末期、戰國時代的策彥周良更注意到「騷中有梅」之說，江戶時代的學者雖然並未直接引用禪師的文字，但仍對此多有討論，更進一步成為一個「此說甚奇，千古文人所未發」的學術創見。¹¹² 即便合理與否有待討論，仍可見五山禪僧雖然不被歷代研究者注意，卻依舊在日本楚辭學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先驅角色，值得未來細加爬梳。

正因為「騷中無梅」的相關論述如此豐富，儘管時序流轉，日本五山禪林在德川幕府建立後地位不再，江戶初期的儒者林羅山（1583-1657）、¹¹³ 後水尾天皇（1596-1680），¹¹⁴ 以及幕末的壤夷志士賴三樹三郎（1825-1859）仍留下了相

¹¹² 安積良齋（1791-1861）引用同時代仙臺大谷士由《花徑樵話》的論述，認為「此說大奇，千古文人所未發」。見於〔日〕安積良齋：《南柯餘編》（福岡：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藏，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doi.org/10.20730/100393117>，嘉永七年[1855]抄本），卷之下，頁101。大谷士由生平不詳，《花徑樵話》今亦不存，然《南柯餘編》錄其云：「楚辭無梅，是詞客之常誇，然楚辭實有梅。」幾乎就是策彥周良《蠡測集》之語的漢文翻譯，隱約可見五山禪僧對於後世學者討論《楚辭》產生的影響。

¹¹³ 林羅山〈梅〉：「且楚之騷人採眾芳以比況焉者示多多矣，獨不及梅也。」收錄於〔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doi.org/10.20730/100452301>，寬文二年[1662]刊本），卷35，頁20下，總頁765。

¹¹⁴ 〔日〕谷川士清：《和訓栞》卷之七（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桃木文庫，約19世紀刊本），頁4上-下。原文為日文草書，若要對照較清晰版本，可參考〔日〕谷川士清著，井上賴罔、小杉楯增補：《增補語林倭訓栞》（東京：近藤出版社，1905年），頁583。本書先列出「楚辭遺梅，萬葉無菊（楚辭に梅なく、万葉に菊なし）。」的諺語，後記載後水尾天皇使用諺語而成的和歌：「奈良集兮萬葉漏，書中未見菊

關的歌詠，¹¹⁵ 雖然不完全繼承五山禪僧對於缺憾的欣賞，「騷中無梅」仍在日本文學中激起綿延不斷的書寫，反觀中國文學，差異不可不謂之大。對於二者的消長，猶如生駒萬子（1654-1719）〈愛梅說〉所云：「屈原《楚辭》忘之，菅家宰府招之（屈原楚辭にわすれ、菅家宰府に招く）。」¹¹⁶ 屈騷所遺忘的梅花，被招往菅原道真的太宰府；源於中國的梅花詩題，亦飛至東瀛綻放，暗香猶存。

之花，梅花不錄兮憾恨否（ならのはの、撰びにもれし、菊の花、残れる梅の、恨みやはある）。」

¹¹⁵ 賴三樹三郎〈梅〉：「靈均深意秘冰肌，不向騷經著一辭。多事林逋唱雙句，橫斜爭入俗人詩。」收錄於〔日〕額田正編：《安政卅二家絕句》（東京：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doi.org/10.20730/200007876>，安政四年[1857]刊本），卷下，頁5下，總頁91。

¹¹⁶ 〔日〕生駒萬子：〈愛梅說〉，收錄於〔日〕五老井、許六編：《本朝文選》（東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doi.org/10.20730/100052648>，寶永三年[1706]刊本），卷4，頁13上，總頁98。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晉·張華：《博物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
- 唐·孔穎達等撰：《尚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初版，2004年再版。
- 唐·房玄齡：《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唐·裴休：《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收錄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第48冊。
- 唐·鄭谷著，嚴壽澂、黃明、趙昌平箋注：《鄭谷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宋·方岳：《秋崖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48冊。
- 宋·方逢辰：《蛟峯文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282冊。
- 宋·史彌寧：《友林乙稿》，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278冊。
- 宋·史彌寧：《友林乙稿》，華陽：高氏蒼茫齋景印，1917年。
-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收錄於明·毛晉：《津逮秘書》，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崇禎十一年[1638]刊本，第5集。

-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400冊。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DOI: 10.6327/NTUPRS-9789863501596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收錄於《景印摛藻堂本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第473冊。
- 宋·陳起：《江湖小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275冊。
-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宋·鄭清之：《安晚堂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平裝〕》，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931冊。
- 宋·羅大經著，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元·毛直方：《增廣事聯詩學大成》，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藏，慶應義塾大学メディアセンター，<https://dcollections.lib.keio.ac.jp/en/kanseki/110x-132-12-10>，元至正14年鄞江書院刊本，第10冊。
- 元·洪希文：《續軒渠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六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259冊。
- 元·韋居安：《梅磴詩話》，收錄於清·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2冊。
- 元·韋珪：《梅花百詠》，收錄於清·阮元輯：《宛委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6集。
-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元·陰時夫：《韻府羣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951冊。

- 元·馮子振、元·中峯明本：《梅花百詠》，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366冊。
- 元·釋善住：《谷響集》，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82冊。
- 明·呂坤：《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藏烏石山房文庫本，1674年。
- 明·俞弁：《逸老堂詩話》，收錄於陳廣宏、侯榮川編校：《明人詩話要籍彙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
- 清·汪灝等：《廣群芳譜》，收錄於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1冊。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楊家駱主編：《永樂大典》，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第21冊。
- 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
- 〔日〕大照圓熙：《十菊十梅》，收錄於〔日〕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年初版，2004年再版，第三卷。
- 〔日〕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
- 〔日〕五老井、許六編：《本朝文選》，東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doi.org/10.20730/100052648>，寶永三年[1706]刊本。
- 〔日〕天境靈致：《無規矩·坤》，收錄於〔日〕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9年初版，2004年再版，第三卷。
- 〔日〕月舟壽桂：《幻雲詩藁》，收錄於〔日〕塙保己一編，〔日〕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25年初版，1994年訂正三版，第13輯上。

- 〔日〕吉田兼好著，李永熾譯：《徒然草》，臺北：合志文化，1988年。
- 〔日〕安積良齋：《南柯餘編》，福岡：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藏，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doi.org/10.20730/100393117>，嘉永七年[1855]抄本。
- 〔日〕江左尚白：《忘梅》，三重：伊賀市圖書館藏，安永六年[1777]抄本。
- 〔日〕西尾實、安良岡康作：《新訂徒然草》，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
- 〔日〕希世靈驗：《村庵藁》，收錄於〔日〕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年初版，2004年再版，第二卷。
- 〔日〕谷川土清：《和訓栞》，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桃木文庫，約19世紀刊本。
- 〔日〕谷川土清著，井上賴罔、小杉楯邨增補：《增補語林倭訓栞》，東京：近藤出版社，1905年。
- 〔日〕東山崇忍：《冷泉集》，收錄於〔日〕塙保己一編，〔日〕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25年初版，1994年訂正三版，第13輯上。
- 〔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doi.org/10.20730/100452301>，寬文二年[1662]刊本。
- 〔日〕虎關師鍊：《濟北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73年初版，1992年再版。
- 〔日〕宮内廳正倉院事務所：《正倉院古文書影印集成・七》，東京：八木書店，1992年。
- 〔日〕惟中通恕：《雲壑猿吟》，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73年初版，1992年再版。
- 〔日〕彭叔守仙：《猶如昨夢集》，《大本山東福寺塔頭善慧院収蔵図書等画像データベース》，京都：善慧院掃描抄本製成CD電子檔案，2005年。

- 〔日〕景徐周麟：《翰林葫蘆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73年初版，1992年再版。
- 〔日〕策彥周良：《策彥和尚詩集》，收錄於〔日〕塙保己一編，〔日〕太田藤四郎補：《續群書類從》，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26年初版，1990年訂正三版，第13輯下。
- 〔日〕策彥周良：《蠡測集》，〔日〕宮川一翠子編：《叢林兩部抄・卷下》，筑波：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筑波大学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s://dc.tulips.tsukuba.ac.jp/s/pub_ja/document/rb_10076918581，京都永原屋孫兵衛貞享四年[1687]刊本。
- 〔日〕萬里集九：《梅花無盡藏》，收錄於〔日〕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年初版，2004年再版，第六卷。
- 〔日〕道元著，何燕生譯：《正法眼藏》，北京：宗教文化研究所，2003年。
- 〔日〕夢巖祖應：《早霖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73年初版，1992年再版。
- 〔日〕稻岡耕二：《和歌文學大系2萬葉集（二）》，東京：明治書院，2002年。
- 〔日〕橘健二校注：《大鏡》，東京：小學館，1974年初版，1976年第三版。
- 〔日〕額田正編：《安政卅二家絕句》，東京：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国書データベース，<https://doi.org/10.20730/200007876>，安政四年[1857]刊本。
-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
- 〔日〕鐵庵道生：《鈍鐵集》，收錄於〔日〕上村觀光編：《五山文學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73年初版，1992年再版。
- 〔韓〕李退溪：《퇴계선생 매화시(退溪先生梅花詩)》，서울：교육과학사，2004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王孝廉：《花與花神》，北京：學苑出版社，1996年。
- 余又蓀：《宋元中日關係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 李寅生：《論宋元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響》，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 徐志嘯：《日本楚辭研究論綱》，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 陳福康：《日本漢文學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年。
- 程杰：《中國梅花審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 _____：《梅文學論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
-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DOI：10.6327/NTUPRS-9789863501725
- 葛兆光：《中國文化講義（重訂增補本）》，香港：商務印書館，2023年。
- 歐純純：《陸游與楊萬里詠梅詩較析》，臺南：漢風出版社，2006年。
- 藍日昌：《論宋元五山官寺對禪宗東傳日本的影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20年。
- 〔日〕千坂嶮峰：《五山文学の世界：虎関師鍊と中巖円月を中心に》，東京：白帝社，2002年。
- 〔日〕小林翔次郎：《梅と日本人》，東京：勉誠出版，2008年。
- 〔日〕木宮泰彦：《日本古印刷文化史》，東京：富山房，1971年。
- 〔日〕木宮泰彦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 〔日〕竹治貞夫：《楚辭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1年。
- 〔日〕住吉朋彦：《中世日本漢学の基礎研究・韻類編》，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
- 〔日〕松尾剛次：《日本中世の禪と律》，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

- 〔日〕芳澤元：《日本中世社会と禅林文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7年。
- 〔日〕俞慰慈：《五山文学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
- 〔日〕鈴木大拙著，林暉鈞譯：《禪與日本文化：探索日本技藝內在形式的源頭》，新北：遠足文化，2018年。
- 〔日〕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学史》，東京：角川書店，1984年。

（二）論文

- 石守謙：〈由文化意象談「東亞」之形塑〉，收錄於石守謙、廖肇亨主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臺北：允晨文化，2011年，頁7-31。
- 朱曉海：〈論鮑照〈梅花落〉〉，《文與哲》第1期，2002年12月，頁419-447。
- 李心銘：《文學史上的一個切片——宋代梅花詩中梅花的形象及其象徵》，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
- 李曉田：〈化身千億：陸游詠梅詩在日本五山文學中的經典化〉，《古籍研究》第75期，2022年，頁67-78。
- 周建忠：〈《楚辭》在韓國的傳播與發展〉，《文學遺產》第6期，2014年，頁123-132。
- 林文月：〈我怎麼開始翻譯「源氏物語」〉，收錄於《讀中文系的人》，臺北：洪範書店，1977年初版，1982年三版，頁173-180。
- 俞慰慈：〈論《楚辭》對日本中世漢文學的影響——以五山文學為中心〉，中國屈原學會編：《中國楚辭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4輯，頁171-191。
- 廖肇亨：〈中介、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形塑過程蠡探〉，收錄於石守謙、廖肇亨主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2015年，頁17-30。

- 鄭清茂：〈中國文人與日本文人〉，收錄於鄭清茂著，廖肇亨主編：《中日文學之間：鄭清茂論著集》，新北：聯經出版社，2022年，頁100-249。
- 顏崑陽：〈試論宋詞中的三個梅花意象〉，收錄於顏崑陽：《古典詩文論叢》，臺北：漢光文化，1987年，頁122-135。
- 龔鵬程：〈國香和兩人青苔——細說梅花詞的起源和流變〉，收錄於龔鵬程：《讀詩隅記》，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頁134-145。
- 〔日〕小林祥次郎：〈梅史——五山文学——〉，《小山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32號，2000年，頁213-222。
- 〔日〕小野泰央：〈五山詩文における梅花〉，《群馬高専レビュー》第28期，2009年，頁1-10。
- 〔日〕今泉淑夫：〈天神信仰と渡唐天神伝説の成立〉，收錄於今泉淑夫、島尾新編：《禪と天神》，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年，頁1-47。
- 〔日〕住吉朋彦著，張曉明譯：〈韻府群玉解題〉，收錄於劉玉才、〔日〕住吉朋彦主編：《日本五山版漢籍叢刊·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069-2089。
- 〔日〕定源：〈日僧俊苾與南宋文人士大夫的交往〉，《臺大佛學研究》第22期，2011年12月，頁32-57。
- 〔日〕黃珣：〈五山の禅僧と「梅」について〉，《同志社国文学》第58期，2003年3月，頁24-33。
- 〔日〕稻畑耕一郎：〈日本楚辭研究前史述評〉，《江漢論壇》第7期，1986年，頁55-59。

